


# 同存結構：《歐蘭朵》小說與電影

Simultaneous Order: *Orlando* Novel and Film

胡錦媛 | Chin-Yuan HU  
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在〈傳統與個人才具〉（“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一文中，美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以結構性的觀念說明「過去的舊文本」與「現在的新文本」之間的「互文」（intertextual）關係，指出傳統涵蓋「過去」與過去在「現在的具現」，過去與現在因此共同形成「同存結構」（simultaneous order）。舉例說明：

- 過去影響現在：荷馬（Homer）史詩《奧迪賽》（*The Odyssey*, 700BC），建立西方英雄在外征戰多年之後勝利返家的原型，深入人心，影響後世。
- 現在影響過去：荷馬所著的《奧迪賽》早已寫定，無法更改，但是 700BC 之後各時代的讀者對於《奧迪賽》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有不同的解讀，並產生（深受《奧迪賽》影響的）新的互文本。這些新的互文本含有不同於舊文本的新意義（例如 James Joyce 於 1922 年出版的《攸里希斯》〔*Ulysses*〕，描寫現代人在精神上流離失所，尋父而不得，質疑「返家」的意義）使讀者在閱讀 *Ulysses*（Ulysses=Odysseus）之後，重新再閱讀《奧迪賽》時，會將變化了的、受到新文本影響的讀者意識投射到過去的舊文本《奧迪賽》。
- 「過去的舊文本」與「現在的新文本」共同形成「同存結構」。

英國導演帕特（Sally Potter）1993 年的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Orlando*）改編自英國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1928 年的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Orlando: A Biography*）。新的影像文本《美



麗佳人歐蘭朵》與舊的文字文本《歐蘭朵：一則傳記》兩者之間是否也形成「同存結構」？

吳爾芙的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內容敘述歐蘭朵由男「變」女的過程，時間從十六世紀末延續到二十世紀（1588-1928），地點則於西方的英國本土與東方的土耳其之間往返。就敘事手法而言，《歐蘭朵：一則傳記》的敘事者／傳記作者以「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的手法敘述主角歐蘭朵近四百年的一生：連結全書敘事的是歐蘭朵內心貫穿時空的感受、思想、情感，而不是外在的事件。

就意義的建構而言，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始終懷疑意義／性別認同的客觀性、穩定性與語言的功能性。例如，歐蘭朵之所以對俄羅斯公主莎夏一見鍾情，與他個人尋求新的文學語言與表達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在認識莎夏不久之後，歐蘭朵曾試圖描寫莎夏，卻發現成千上萬個比喻都無效，都失去其功能：「他想要告訴她，說她像什麼。像雪，像奶油，像大理石，像櫻桃，像雪花石膏，像金線？都不是。她像一隻狐狸，或一棵橄欖樹；她像你從高處俯瞰時所見到的海裡浪濤；她像一顆綠寶石；她像山上雲彩未散的太陽；她像他在英國所未見、未知的一切東西。他極力搜尋語言，語言卻挫敗了他」（45）。另一方面，來自異國的莎夏卻懂得把語言變成一縷面紗，同時展現並隱藏自己：「在她所說的一切當中，無論看似多麼開放、挑撥，其實都有所隱藏。在她所做的一切當中，無論

看似多麼大膽，其實都有所遮掩。正如綠焰似乎隱藏在翡翠之中，太陽似乎隱藏在山巒之中。清澈明淨的外觀只是表象；飄忽不定的火燄在裡面燃燒，忽現忽滅」（45）。而莎夏這種既隱又顯的獨特表達方式，無法以「太坦直、太露骨、太甜膩」（45）的英文來完成。愛情的本質以及如何以修辭比喻在詩中表達愛情，一直是歐蘭朵所探討、關注的課題。但他不斷發現他所繼承的英國文學傳統不足以提供恰切的語言來成就這項課題：「一旦試圖從心中移轉每件單一的事情，他發現它們都為其他事情所阻礙」（97）。因此他苦心經營多年的詩作〈橡樹：一首詩〉（“The Oak Tree, A Poem”）一直無法克竟其功：「他擦拭掉的詩行與他所寫下的一般多，但是到年底時，詩行的數目總比年初時少，彷彿在寫作的過程中，這首詩完全沒有被寫就」（108）。到接近結尾的第六章，歐蘭朵仍然再次重複這個基調：「我的話語就好像一張張拋出去的網（在這兒，她把她的手揮出去），它們像拉到甲板上來的漁網一般皺縮起來，只裹著一些海草，有時候網底裡面會有一寸銀子——六個字，但是網底從來沒有生活在珊瑚叢裡的大魚」（299）。

《歐蘭朵：一則傳記》的意識流敘事「手法」與文字意義非穩定的解構「主題」使諸多評家都認為這是一部「無法改編」（unadaptable）的小說（Silver, 227）。面對這些基本難題，導演帕特如何改編這部「無法改編」的小說？如何捕捉小說「本質」（essence）這條大魚？在〈《歐蘭朵》改

編備忘錄》（“Notes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Book *Orlando*”）中，帕特聲明她是以「改變」（change）為漁網來捕捉小說的本質：「我的工作去尋找一種方法，把吳爾芙的小說改為影片，在保有原著精神與吳爾芙意圖的同時，進行無情的必要改變」。

帕特最基進的一個「改變」便是將原先歐蘭朵內心貫穿時空的抽象流動式的感受、思想與情感予以具象化，去蕪存菁，成為按年代次序發展的清楚結構，每個年代各有其與歐蘭朵相關的主題——1600：死亡；1610：愛情；1650：詩歌；1700：政治；1750：社會；1850：性；1900：出生。在這樣的結構之下，電影呈現出與小說原著不同的情節：

### 1.

在土耳其政變之後，「變成一個女人」的歐蘭朵解除英國特使的職務，無官一身輕，便與吉普賽朋友們一起離開君士坦丁堡，四處遊牧。起初吉普賽人把她視為他們群體中的一分子，積極協助她變得像個吉普賽人，企圖整全同化做為她者的歐蘭朵。但是，無論離家出走的歐蘭朵是多麼自由解放地在土耳其平原上恣意奔馳，她是無法不騎乘用以承載想像的（英國）文化交通工具的。歐蘭朵與吉普賽人之間存有距離，因為「早在英格蘭時，歐蘭朵就深深感染一些似乎不能矯正的習慣、不能治癒的疾病」（137）。歐蘭朵的「疾病」，簡言之，就是對自然與詩學的熱愛。對歐蘭朵而言，大自然就是她所信仰的上帝。大自然的本質與美、真理、愛情以及詩歌緊密相連。這些事物之間的共通性在於它們都不是自明的、自我彰顯的，必須透過想像與「比喻」的運作才得以呈現。寫作的歐蘭朵與觀賞自然的歐蘭朵同樣瞭解「每件事物，事實上，都是其他事物」（138），每件事物都有賴其他事物為「中介」，形成比喻，才得以彰顯。歐蘭朵觀察大自然所依據的「比喻」準則也同樣用來建立她的詩學信條，因為詩學的真理與大自然一樣神秘、曖昧難解。詩學的真理是嚴苛的神祇，把祂的信息隱藏在思想和語言的面紗之後，教人難以直接看透。

可是，對吉普賽人而言，事物並無本質與表象之別，事物的表象就是事物的本質。每件事物都

是其本身，不是其他事物。但是歐蘭朵熱愛的詩歌怎能沒有比喻而存在？每當感到難以用語言與吉普賽人溝通時，歐蘭朵便想念起紙筆墨水。她嘆息說：「但願我能夠寫作！」（140）。而吉普賽人是不以文字記載他們的傳統與歷史的。來自書寫文明世界的歐蘭朵因此逐漸感到「她與吉普賽人之間的差異，這差異使她不時遲疑是否應該與吉普賽人結婚並且與他們永久生活在一起」（141）。歐蘭朵於是決定回家，因為「離開吉普賽人，再度擔任特使對她是難以忍受的，但是永久停留在不尊重紙筆與墨水的地方也同樣不可能」（144），因為英國本土是孕育她的自然觀、詩學觀之地，是必須記載書寫女詩人歐蘭朵的旅行經驗之地。

在電影中，歐蘭朵的自然觀、詩學觀完全消失不見，只有幾個不到一分鐘的無言鏡頭交代歐蘭朵騎著駱駝穿越沙漠，返鄉回家。帕特說：「（小說的）敘事必須被刪除。小說可以承受抽象與任意誇張（例如歐蘭朵的變性），電影卻必須比較實際」。帕特的說法為自己解套，卻在此造成一個缺憾：觀眾不瞭解歐蘭朵為何返回英國，也無法瞭解寫作對於歐蘭朵的重要意義。

### 2.

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第一章的開端描寫年輕的歐蘭朵在例行練劍，以養成其男性特質：「歐蘭朵的祖先們曾經策馬馳騁於水仙田野、亂石荒野、惡水原野的國度，他們還曾經從許多肩膀上砍下許多不同膚色的頭顱，帶回家來掛在屋檐。歐蘭朵發誓，他要效法祖先們」（13）。歐蘭朵日常所做之事便是「手握利刃，對著從屋椽垂掛下來的一顆摩爾人的頭顱，比劃著，做勢欲砍」（13）。他為參加大英帝國的軍事行為做準備，他準備參加遠征軍，練習成為標準的英國男性。他刻意疏離他的母親，企圖在男性世界取得一席之地。

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則以歐蘭朵獨自在橡樹下閱讀為開端，介紹並鋪陳歐蘭朵作為一個追尋、創造自我主體的影片主題。

### 3.



在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的結尾中，歐蘭朵於午夜時分聽見一架飛機的隆隆聲，她那久別的先生徐莫汀從飛機上跳下來。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的結尾則呼應其開端，歐蘭朵回到橡樹下。但這次，歐蘭朵尋找到他她歷經三百多年所創造的真我，喜極而泣。〈我來了！〉（I'm Coming!）（1993）這首詩歌表達了歐蘭朵此刻的境界，為「陰陽同體」（androgyny）的性別認同主題下了一個暫時的結論：「我來了！我來了！／我跨越，／越過千山萬水，奔向你／在這統合的時刻／內心感到狂喜／在此地，在此時／我終於自由／是的，終於，終於／擺脫過去／擺脫向我招手的未來。我來了！我來了！／身臨此境／既非女性，亦非男性／我們彼此相融，合而為一／共有一張臉孔／我們彼此相融，合而為一／立足大地／遨遊寰宇／我剛出生，超脫於命」（Frilot）。對於這個「狂喜」（ecstasy）的時刻，小說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312），導演帕特不用鏡頭，卻訴諸文字與歌曲來表達。

#### 4.

歐蘭朵的孩子在小說中為兒子，在電影中則為女兒。<sup>1</sup>導演帕特極力彰顯歐蘭朵孩子是女兒的這個「改變」，她讓的女兒在影片中出現三次，每次都以「自我反射」（self-reflective）的方式來分別呈現歐蘭朵、《歐蘭朵：一則傳記》與《美麗佳人歐蘭朵》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見證並參與文字文本與影像文本的建構：

- A. 歐蘭朵進入二十世紀，獨立自主的她騎著大型摩托車，載著女兒一起前去出版社，接洽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的出版事宜。
- B. 歐蘭朵與女兒共同前往「歐蘭朵紀念館」（歐蘭朵以前所擁有的城堡），看到掛在牆上的男性歐蘭朵的巨型圖像。現實生活中的歐蘭朵與女兒一起注視著「已經文本化」（textualized）的歐蘭朵。
- C. 在影片結尾，歐蘭朵坐在橡樹下沉思冥想，她的女兒則手持一台攝影機，在歐蘭朵身邊蹦跳，愉悅自在地拍攝歐蘭朵，將歐蘭朵拍攝成一部

影像文本，就好像導演帕特將她的文學藝術母親吳爾芙的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拍攝成一部影像文本《美麗佳人歐蘭朵》。（寫作的）歐蘭朵與（攝影的）歐蘭朵女兒之間的母女承繼關係便平行於作家吳爾芙與導演帕特之間的母女承傳關係：

（寫作的）歐蘭朵—母女承傳—（攝影的）歐蘭朵女兒  
作家吳爾芙—母女承傳—導演帕特

在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中，歐蘭朵由一個男人「變成一個女人」（becoming a woman），再繼而由一個女人「變成女人」（becoming-woman）<sup>2</sup>。帕特將歐蘭朵的孩子改變為女兒，是以反叛之名行忠誠之實，是以「改變」為「不變」，與小說所傳達的「變成女人」的信念一致，不啻是新影像文本對舊文字文本的評論與致敬。如果在電影中歐蘭朵的孩子仍然依舊是個兒子，那麼這兩行互相平行的母女承傳關係不但瓦解，而且觀眾也必定會質疑：缺少了這個創造性的改變，繼起的影像文本基本上不也只是對前行的文字文本依樣畫葫蘆而已？歐蘭朵的兒子成長之後，是否也要先經歷「變成一個女人」的過程，然後才「變成女人」？如果歐蘭朵的兒子必須不變地重複他母親所曾經走過的每一個步伐才可能完成他母親的未竟之業，不等於就判定歐蘭朵這一生所努力的反叛、出走、掙扎、變性與持續流變沒有成就任何意義！？

正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指出，反叛的終極目的在於創造（1995: 143）。導演帕特創造性地改變吳爾芙的小說。讀者／觀眾看過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之後，再去重新閱讀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必定會「將變化了的、受到新文本影響的讀者意識投射到過去的舊文本」，會有新的詮釋。帕特的電影文本並不一定優於吳爾芙的小說文本；帕特借用吳爾芙的小說傳達、成就了自己的聲音。《美麗佳人歐蘭朵》與《歐蘭朵：一則傳記》共同存在於讀者／觀眾的意識中。



## ■ 注釋

1 Karen Hollinger 與 Teresa Winterhalter 認為帕特將歐蘭朵的孩子改變為女兒不妥當，因為吳爾芙原本的安排有其用意：「吳爾芙讓歐蘭朵生下一個男孩，顯示只要兒子躍升到掌控文化權力的地位，摧毀其掌控權力的特定時刻不太可能會從歷史中消失……歐蘭朵男性繼承人的出生在小說中是一個確定的指標：提供歐蘭朵人生的歷史背景仍然會持續存在，除非性別認同不斷被挑戰」（248-249）。但是，令人難以贊同的是，她們的論點純為臆測，背離全書的整體脈絡，完全沒有出自小說《歐蘭朵：一則傳記》的文本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論點。

2 「變成女人」（becoming-woman）並不是「變成一個女人」（becoming a woman）。德勒茲（Gilles Deleuze）認為前者打破男女二元對立，後者則陷入二元對立模式，是「克分子」（molar）身分認同。「變成女人」的過程始於去穩定化「克分子」身分認同。德勒茲解釋說：「在克分子的身分認同中，女人為其外形所定義，賦予器官與功能，歸屬為一個主體」（1987: 275）。相反地，「變成女人」並不再現或模仿克分子的女性外形，而是解除克分子實體的束縛，對其加以重新投資，以便充分發揮個體的速度、強度與流動性，從而在自身生產一種「分子女人」（molecular-woman）。

在傳統的「克分子」身分認同模式中，男性／女性、異性戀／同性戀的性別二元階層結構大幅度地深深影響我們的身體、經驗與歷史。「變成女人」則以「分子」能量「去疆域化」既有的階層結構，破解二元對立的形式與關係。德勒茲因此將「變成女人」視為「馳騁路線」（lines of flight）的第一個門檻，是所有「流變」的開始（1987: 275, 277）。為了去疆域化性別二元階層結構，所有的男人與女人都必須「變成女人」。如此一來，無數不受制約的「變成」將生成千百種性別，繼而生成千百種「性向」（sexuality）（1987: 278），使性向在「多樣性」中變成無法制約。「成為女人」的終極目的不是去重新定義一個性別範疇，也不是去發明一個新的身分認同，而是摧毀規範性別範疇的格子，使身分認同跨越「同一」（sameness）的門檻，成就個別「獨特性」（singularity）。對於德勒茲與葛塔力而言，性別政治的目的是摧毀父權制度下僵化的性別階層模式，是「去性別化」（ungender）每個人，創造一個「非克分子化」的社會場域（Massumi, 88-89）。「成為女人」會帶來一個不同的新世界。但是它並不預示或呈現這個新世界的面貌，而僅指出邁向新世界所必須摧毀的事物。這個事物的目錄很短，只有一個項目：德勒茲所說的「父親功能」（father function），一種必須向既定階層模式臣服的強制勢力。「成為女人」是對這個令人難以承受的事實的解決之道（Buchanan, 96）。胡錦媛：旅行隱喻：《歐蘭朵》，16-17。

## ■ 延伸閱讀

Deleuze, Gilles. (1995). *Negotiations, 1972-1990* (M. Joughin,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 Schizophrenia*. (Brian Massumi, Tran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liot, T. S. (1979).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 1225-32.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Frilot, Shari. "Sally Potty." 3 January 2010 <<http://bombsite.com/issues/44/articles/1673>>

Hollinger, Karen and Teresa Winterhalter. (Summer 2001). Orlando's sister, or Sally Potter does Virginia Woolf in a voice of her own. *Style*, 35: 2, 237-57.

Massumi, Brian. (1993). *A User's Guide to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Deviations from Deleuze and Guattari*.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otter, Sally. "Notes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Book *Orlando*." 30 March 2012 <<http://www.uah.edu/woolf/index.html>>

Silver, Brenda. (1999). *Virginia Woolf Ic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olf, Virginia. (1992). *Orlando: A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胡錦媛 (2010)：旅行隱喻：《歐蘭朵》。文化越界，1：3，1-30。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

# 引爆想像魔力

## 2012 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獎

### 原畫巡迴展暨推廣活動



由學生自己創作故事，繪製圖畫，  
一本屬於孩子們獨一無二，充滿想像魔力的圖畫書，  
充滿真切、質樸且天馬行空的感動！  
這份感動，正累積 7 年的能量，即將引爆。

2012  
10/6-10/2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臺北市南海路43號 (02)2311-0574

巡迴展

推廣活動

玩圖畫書 10/7 . 14 . 21

講師：何雲姿 09:30-11:30

地點：1 樓第 1 研習教室

限 12 組(2 人/組)，原住民、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優先錄取



2

2012  
10/31-11/13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臺南市中華西路二段34號 (06)298-4990 巡迴展

推廣活動

圖畫書真好玩

講師：曹俊彥

地點：3 樓會議室

限 80 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11/3

14:00-16:00

3

2012  
11/21-12/2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新竹市武昌街110號 (03)526-3176

巡迴展

推廣活動

圖畫書的創作 11/24

講師：唐唐 10:00-12:00

地點：2 樓視廳室

限 54 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4

2012 2013  
12/30-1/13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18號 (04)722-2729 巡迴展

推廣活動

玩圖畫書

講師：陳致元

地點：地下 2 樓綜合教室

限 20 組(2 人/組)，原住民、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優先錄取

2013 1/5

14:00-16:00



5

2013  
1/16-1/27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臺東縣臺東市大同路254號 (089)322-248 巡迴展

推廣活動

用圖畫說故事

講師：賴馬

地點：2 樓視廳室

限 60 人，藝術科教師、喜愛圖畫書大小朋友

1/19

14:00-16:00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協辦單位：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活動洽詢：(02)2311-0574 分機 110、241